从梅里雪山走来的英雄藏三连

☆祁继先

藏三连第一任连长、迪庆军分区司令员李国忠和家人。

第三章 奋勇杀敌立战功

旗开得胜在红坡

（接10月10日四版）民族基干连时公安六连军事素质还是比较差的，当时战士们手里的武器都是老式步枪，既陈旧又不好使，再加上藏族战士对武器不熟悉，经常发生走火的事情。有一次一个战士走火，枪打在了团长坐骑的尾巴上，把马尾巴剪掉了一大半。又有一次，团长来连里视察，在楼下擦枪的一个战士不慎走火，子弹穿过楼顶的木板，差点打着楼上的团长；还有一次一个班在一起擦枪时，机枪手擦好枪后不慎走火，他自己很紧张，竟忘了放松扣着扳机的手指，硬是把一弹夹子弹射完，多亏了班长立即下口令卧倒，这才没有伤着战友。经常这里响一枪，那边响一枪的，挺可怕的，所以当时下乡的干部都不敢到六连来，怕走火打伤。那时战士们枪也打不准，有的战士就连门框一样大的靶子也打不着。这引起了土匪们的讥笑和嘲讽，他们扬言要用青冈木做成的木棍收拾博巴六连。最初上级领导也对六连不太放心，但是，六连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以后，全连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个练就了一身打击敌人的本领。这些变化叛匪哪里知道。

1957年3月连队奉命撤出巴里达和斯永贡，进驻云岭的果念、红坡、依咀三个点，这三个村寨都是叛匪武装人员较多的村寨，又是叛乱武装首领红坡外委土司王孝顺（保族军总指挥）、果念当巴（保族军副总指挥）的家乡，他们凭借山熟、地熟、人熟、道路熟，便于筹集给养，便于隐蔽的有利条件，盘踞在红坡寺与奔子栏东竹林寺之间的白马雪山农子坡山林中。

当时六连一排驻日孜村，二排驻念果村，三排驻红坡村，连部进驻红坡。全连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等工作，并组织连队小分队与团部侦查分队、公安局侦察员配合开展侦察工作，连队掌握的情报与民兵联防队、群众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了确有一股三、四十人的叛匪在红坡山上活动。连队严密监控叛匪与叛属的联系渠道，在与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了解到叛匪家属的表情和活动异常，传出消息说，叛匪要集中一两百人攻打驻松农的民警中队。六连分析这是敌人在放烟幕，他们要声东击西，真实意图是要打住在红坡村的六连。连队主动做叛属的工作，要他们把自己的亲人动员回来缴械投降，争取政府的宽大，要是主动下山投降，过去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但是叛属回答说："我们说的话他们不听，要你们自己去叫他们回来。"他们把党和政府"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视为软弱可欺。

5月2日上午，六连三排长此里品初的父亲鲁茸顿珠到山上砍柴时，看见森林里冒着一股青烟，仔细观察，见到一股土匪在山上活动，他想了解得更详细一些，便靠近一些后爬上一棵大树眺望，只见土匪们手里端着枪，一个个摩拳擦掌，要去收拾投靠到共产党一边的藏族解放军，还听到土匪们议论说：那些穷鬼枪又打不准，我们不用浪费子弹，用木棍收拾那伙人就足够了。他听到这些话后，知道这伙土匪要打的是自己儿子所在的部队。急忙收拾柴火下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驻扎在红坡的六连领导。

李国忠连长认为这个情报和他们掌握的情报是一致的，情报很重要，也很紧急，事不宜迟，随即向团部作了报告。赵起云副团长用电话向李国忠连长下达了战斗命令：除少数战士留守连队驻地外，三个排全部用上去，明晨6时必须到达叛匪驻地，对目标形成包围，要严防敌人窜进红坡寺内。李连长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连务会，传达了团部的战斗命令，做出战斗部署。他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命令三排连夜迂回到敌人的后面，从上面包抄下来；一排从左侧发起攻击；二排从正面打击。要求大家动作一定要快，火力一定要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以实现突袭歼敌的目的。

连长带领一、三排晚6时出发，以大迂回不使敌人发现我军的意图为原则，他们钻森林、绕大圈，火速开进。二排根据距离稍晚些出发。经过11个小时的迂回行进，一排和三排到达指定地点农子坡。行进距离最远的三排于5月3日晨6时前来到一个泉水边，向导说："再不能往下走了，有泉水的地方离土匪住的地方很近！"三排已经接近了土匪所在地，拂晓前一个叛匪出来到泉水边打水准备烧茶，他突然见到我们一个战士戴的白帽子，认出是解放军，他惊慌失措，扔下手里的水桶往回跑，他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喊叫："汉兵来了，汉兵来了！"他的叫声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叛匪们，顿时乱作一团。我军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前进，三排长此里品初走在最前面，这时叛匪头目龙巴格色手里端着德造20响手枪，带着几个叛匪向这边走来，嘴里不住地喊叫着："金珠玛在哪里？金珠玛在那里？"走在前面的此里品初排长见对手身材高大强壮，心想："我手里的'普简'手枪恐怕打不死他！"他手疾眼快，夺过他身边战士达瓦手中的长枪，子弹上膛的同时，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子弹打中匪首的胸脯，三排长又补了一枪，不可一世的匪首龙巴格色没有来得及还手就上西天了。他身后的几个匪徒眼见头头被打死了，就掉头往大营里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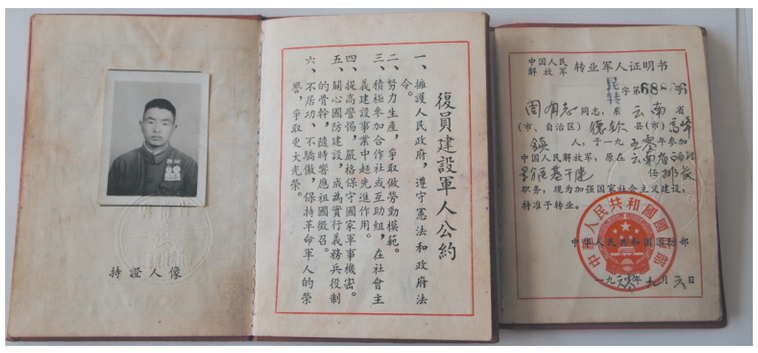
连长听到枪声立即命令一排进攻，一排随着一声令下，向匪群发起猛烈冲击。三排从上往下，一排从左往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个敌人措手不及，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英勇作战。只可惜二排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从正面形成包围圈，十几个叛匪从这个缺口里逃走。部队继续追击，让司务长童环看管两个俘虏。

在追击土匪的时候，三排长此里品初紧紧盯住前面一个高个子叛匪，追着追着，前面有一棵大树横倒在路上，高个子叛匪跳过大树，马上转过身来，正要举枪瞄准三排长射击，正好这时他头上的毡帽滑下来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往上推帽子的刹那，三排长的枪响了，子弹正好打中敌人的脑门，只见叛匪张大嘴巴倒了下去。后来确认这个高个子、长脸的土匪是"甲本"（百长）巴日达扎巴。被俘获的两个叛匪中一个是"保族军"副总指挥果念当巴，狡猾的果念当巴乘司务长童环不注意，在路边悄悄地弯下一根竹竿，突然放开，正好打在了司务长的脸上，他趁机逃跑，被司务长击毙。另外一个叛匪逃出没有多远，又被我军抓回来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六连共击毙叛匪19名，其中包括"保教军"总指挥龙巴格色、"保族军"副总指挥果念当巴、"甲本"巴日达扎巴等匪首，俘虏两名，八名叛匪逃进红坡寺。缴获长短枪18支，手枪2支，子弹631发，长短刀11把。战斗中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神，以我方一无伤亡的战绩大获全胜。我方只是一位排长的帽子上穿了个窟窿，但毛发未损。红坡战斗虽然没能全歼敌人，但把匪首"保教军"总指挥、副总指挥龙巴格色和果念当巴这两个顽固派消灭了。这一胜利的消息震动了德钦全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打掉了叛匪武装的嚣张气焰，灭了敌人的威风，大展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威，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

战斗结束后连部向团首长作了汇报，在红坡工作的县工委书记郑耀南同志亲临连部，代表全县3万多各族人民向六连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连部组织全连进行战后总结，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团党委通报表扬六连，称赞六连打得好，并予以表彰和奖励，鼓舞士气。7月昆明军区公安司令部为六连荣记二等功，三排荣记集体一等功，此里品初等荣立战功。

此战是个干脆利落的漂亮战，也是"藏三连"历史上的第一次胜仗，可喜可贺。（未完待续）



珍藏了的多年的复原军人证。

鲁茸吉称——唐卡迪庆画派的守望者

★安永鸿

14岁远游求学、先后在寺庙、美院苦修，之后在成都开办工作室，一幅画卖到38万元，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坛讲授藏民族的瑰宝唐卡的魅力，获得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云南百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突出人才等荣誉，作品被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收藏，功成名就不忘回报社会、传承文化，投资200多万建设村民活动室，为乡村小学生开办免费食堂10多年，资助藏戏团建设演出场所，无偿举办文化讲座几十期。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农家娃鲁茸吉称以自己的努力书写着励志传奇。

鲁茸吉称家在德钦县云岭乡红坡村，从小师从父亲学习唐卡和藏医药，到了他这辈已经是第六代传人，14岁就到了四川康定师从居里寺爱国爱教的法海活佛学习唐卡、壁画以及镏金等藏民族传统工艺文化。在师从法海活佛学习期间，他不仅学习到了唐卡的精髓，更学会了严谨、谦逊和德艺双馨、兼济世人的美德，在5年半后的毕业技能大赛上，他一举夺得头魁，并且是藏区选手中最年轻的一位。师傅们都让他学成出山，但他又坚持学了2年半，继续学习塑像、唐卡和壁画技艺。学成归来之后，家乡红坡寺整修时，他免费为寺院画壁画，并为寺里的僧人举办镏金技艺培训班，德钦县雾浓顶迎宾台十三塔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他不仅亲自设计，还现场指导施工，陪着工人们一起完成，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唐卡的迪庆画派到底有没有？这是横亘在他心头的疑问和首要守护的荣誉。

"我们家六代都是画唐卡的，从唐卡的绘画工艺和用料都与西藏、青海、乃至四川等藏区有鲜明的不同，有些颜料也只有我们掌握，但在去年的一次迪庆举办的唐卡论坛上，有些专家就提出迪庆没有自己的唐卡画派，在这次论坛上他据理力争，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迪庆的唐卡绘画早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就有，此后虽有涨落，但根脉不绝，从未消亡。"鲁茸吉称说。

"比如我家祖传的唐卡绘制中用到的一种颜料，只有4000米多以上高海拔地区才有，在我们老家只有几株，生长极为缓慢，颜料用的是它的块茎，每次去我都只挖一个块茎，第二年它又会长，直到有次陪法海活佛散步时，师傅他让我把一种毫不起眼的植物的块茎挖出来，他才说，'你家的祖传颜料中的那个稀缺的植物可以用这个来代替，成色也不差'，我才知道师傅他对于我家的祖传唐卡手艺还是很了解的。"

"又比如核桃熬油涂敷壁画的工艺也是我们迪庆所独有的，熬核桃油要用专门的一种刺蓬树，其它的都不行，文火熬煮5个小时后，直到熬出的核桃油面插上羽毛都能不倒，可以拉丝的时候才算大功告成，用这种核桃油配以一种稀有的页岩石粉，均匀地涂敷在壁画上面，不仅能遮蔽风雨、阳光的侵蚀，还不伤及底色，壁画经年累月也不褪色、皲裂，我走遍了西藏、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区，这种技法也只有我们迪庆才有。"鲁茸吉称说。

从居里寺学成归来后，他又在四川美术学院自费攻读了4年。并自费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修。有了深厚的美术素养和精湛的唐卡绘制技艺后，他在四川成都鹿野苑博物馆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展厅，并免费收徒传授唐卡的绘制技艺，他的学生都来自藏区农村，在成都的学习、食宿费用都由其承担，连回家探亲的费用也由他支付，仅一年5名学生的支出就达10多万元，学成毕业一个再招收一个。

有了工作室后，从2009年开始，他自费参加一系列的全球、全国、全省的工艺美术大赛，并屡屡取得不俗的成绩，仅金奖就有9个，其中，唐卡《空行母塔城》获得国际精品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精品金奖；《莲花生大师八变》获得2010年第八届全国工艺品博览会金奖；《十八罗汉渡海图》获得2011年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特等奖；2013年获得中国传统美术精品展金奖……期间他也先后获得了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和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等荣誉，并被清华大学聘为环境空间艺术设计高级研修班专任老师，2015年被省民宗委评为云南百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突出人才，并每年给予为期5年，每年10万元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政府给予的第一笔扶持资金。作品也先后被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当西方和台湾多家博物馆慕名而来要求收藏他的作品时都被他婉拒，"连国内的博物馆都没能捐赠，国外的肯定不能优先。"鲁茸吉称说。

"一幅唐卡能卖多少钱，我只知道个大概，都由经纪人去操办，直到一名浙江老板当着我的面，价也不回就用38万元买了一幅财神唐卡后，我才知道好的唐卡真能卖这么多，但经纪人的抽头就是个零头——8万元。"鲁茸吉称笑着说。

当工作室渐入正轨，有了一定知名度和财力后，他倾情回报乡梓和母校，在老家红坡村聘请4名藏文老师举办寒暑假期藏文培训班，一坚持就是5年，投资近200万元为红坡二组建设进场道路和村民活动室，联合客户投资上百万为四川木雅藏戏团重建演出场所；为四川居里小学60多名小学生免费开办食堂，一坚持就是10多年，直到集中办学拆撤居里小学，前后花费60多万元；为德钦阿牛慈善学校90多名学生购置了从被褥、衣服到袜子、手套全套的穿着生活用品，亲自送到学校；在成都定期不定期免费开办唐卡传习班，学生不仅有适龄的各民族学员，还有大学的专家教授和官员、医生……

他成名后不忘为家乡鼓与呼，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秘书长和云南省工艺美术协会的会长，亲自到迪庆考察并全程陪同，使迪庆的民间传统工艺走入殿堂为世人所知晓……

"山旮旯也能飞出金凤凰"。鲁茸吉称穿着朴素，言谈谦逊，既没有功成名就之后的目空一切，更没有奢靡排场的暴发户心态，用心画好每一件作品，精打细算每一分钱回报社会，四十不惑鲁茸吉称书写着自己的励志而又传奇的人生。

作品五大财神。

作品财宝天王。

作品四臂观音。

作品八大财神。

古人如何过重阳

◆吴婷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叫"登高节"、"老人节"等。唐朝时，重阳正式被定为民间节日，后沿袭至今。

古人如何过重阳？《西京杂记》中记有登高、赏菊、佩茱萸、吃重阳糕和饮菊花酒等民俗。

登高是重阳节最重要最常见的习俗。金秋时节，天高云淡，古人大都选择外出郊游踏秋。

孟浩然的"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山野风光，恬淡幽静，好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李白的"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川岳，了然楚汉分。"以及明代诗人姜塘的"重阳佳节意休休，与客携壶共上楼。满目山河增感慨，一时风景寄遨游。"都描绘了登临高处的愉悦心情。

而脍炙人口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则表达了诗人思乡怀人之情。刘禹锡的"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更是句句含情，情深意长，让人愁肠百结。

游园赏菊，也不可或缺。菊花被誉为花中隐士，历代文人对其十分青睐。唐宋时期，重阳赏菊的风气愈加浓厚，描写菊花的诗词不可胜数。

陶渊明的"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质朴生动，情趣横生。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将诗人留恋农家赏菊之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韵味更为浓郁，"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寂寞词人独自赏花，凄冷的心情跃然纸上。

插茱萸是重阳节另一习俗。茱萸为一种植物，可入药，制酒擦身能消病祛邪。古人认为九月九日是灾难之日，而茱萸可以消灾，所以人们将茱萸戴在手臂，或插在发间，还做成香囊佩挂，用以辟邪求吉。

周处的《风土记》里也有载："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朱放的"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手茱萸"，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等，都描写了重阳插茱萸的习俗。

此外，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也必不可少。《四民月令》有载："重阳之日，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远。"另有《花糕》"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栗，当筵题句傲刘郎。"

古人过重阳，习俗众多，节味浓厚。遥想那时农耕社会，劳作休憩在山水草木间，人与自然相近相亲，令人怀念向往！

启功的雅与俗

◆孟祥海

启功先生诗、书、画"三绝"，其书清劲洒脱、典雅端丽、雅俗共赏；其画刚健清新，传统功夫深厚；其诗词享誉国内外诗坛。有人说，"先生雅透了，表现的形式都是通俗的。"的确如此。

先生从不以书法家自居，更不故弄玄虚。他说："字，只要写得好看就成了，本无法。"用最通俗的话，阐述最深刻的道理。先生的题字遍布全国各地，先生尝言："我最爱题的还是饭店、饭馆，总可以借机吃它一、两顿。"又自叹道："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几分自豪，几分无奈！

先生的诗词，多取寻常意象，用通俗之词，甚至俚语，嬉笑怒骂，却颇有韵味。如"挚友平生驴马熊，驴皮早已化飞鸿。鄙人也有驴肝肺，他日掏来一样红。"其实，看似通俗浅显的词语后面，却是先生学问的体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领导附庸风雅，出行或参加一些活动喜带诗人、书画家作陪。或问先生曰："此有说乎，"答曰："有，此谓之'三陪诗书画'。"问："若以此五字做上联，请拟下联。"先生迅捷对之云："一扫毒赌黄。"对仗工稳，问者惊讶之余，问："作何解？"先生乃正襟曰："此事久之亦可成瘾，一样危害个人及社会，我辈能不戒之！"

72岁时启功被选为书协主席，大家祝贺。先生则笑着说："书协主席这个茅坑可不好蹲，有幸占到了位置，别人还虎视眈眈。风言风语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那个位置上大肠干燥，没有东西出来，不但自己难受，别人也跟着着急。"六年后，先生卸任了。有人问他："你认为谁当这个接班人最合适？"先生故作惊讶地问："请问，你到茅坑干什么去？"记者说，"当然是解决问题了。""解决完了呢？""起来走人。""就是么，问题解决了谁还等在茅坑旁边，看看下一个是谁，是不是适合这个茅坑，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个茅坑弄好，让后来人舒服使用，至于是谁那可不是咱能管的事情，我只知道下一任绝对不是我。"先生用"茅坑"喻书协，可谓大俗大雅！

启功的大雅则书画诗词诸艺皆精，片言只字，世人宝之；大俗则道在屎溺，以最俗之物喻最雅之事，在雅与俗之间，尽显先生之光风霁月的胸怀。

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8224019 传真：8289000 记者部：8222759 编辑部：8223550 副刊部：8226346 广告部：8230970 印务中心：8881620 网络部：8881015